

／ 中国城市社会地图集系列 ／

东莞



社 会 地 图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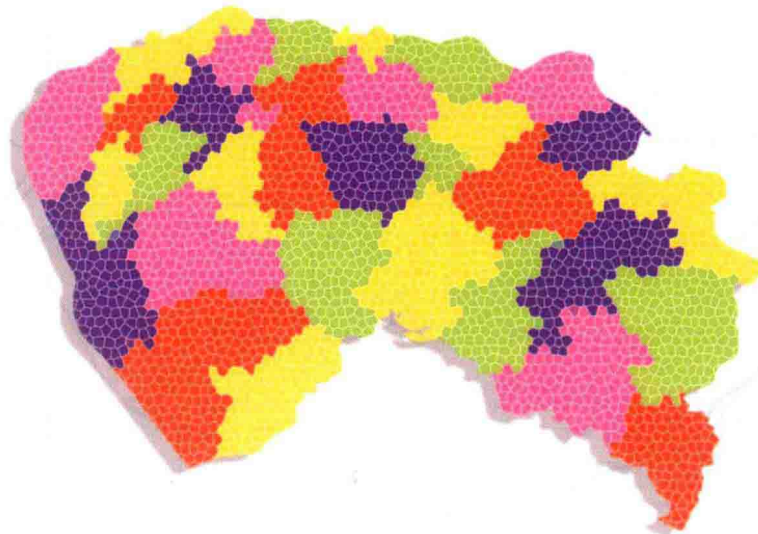
SOCIAL ATLAS OF DONGGUAN CITY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东莞社会地图集

SOCIAL ATLAS OF DONGGUAN CITY



中国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莞社会地图集 = Social Atlas of Dongguan City/
刘云刚主编. —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204-0088-6

I. ①东… II. ①刘… III. ①城市化—东莞—地图集
IV. ①F299.276.5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5704号

主 编	刘云刚			
副 主 编	苏海宇	马宝艳		
编写人员	魏敏莹	王 韬	成婷婷	袁 雪
	吴 昊	吴 刚	廖小涵	邓嘉怡
	李诗桢	刘 慧	张万春	
责任编辑	马宝艳	张万春		
制 图	赵 爽	向 玉		
封面设计	徐海燕			
审 校	王 强			
复 审	王 英			
审 订	陈 瑶			

东莞社会地图集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3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297mm × 210mm	印 张	9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定 价	9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204-0088-6		
审 图 号	粤S(2017)11-001号		

图 例

- ◎ 省级行政中心
- ◎ 地级行政中心
- ◎ 县级行政中心
- 街道、镇
- 管委会
- 地级市界
- 街道、镇界
- 管委会范围线

序

刘云刚教授要我为《东莞社会地图集》作序，我欣然应允。一是因为东莞这块热土我还算比较熟悉，过去也做过一些相关工作；二是因为《东莞社会地图集》表现手法独特，呈现内容清晰，此类成果这些年很少见。它可以为有志者做多种分析，出多种成果提供支持。

东莞位于广州之东，因盛产莞草，故名“东莞”，此名称从唐朝开始一直沿用至今。东莞虎踞国门，龙蟠南粤，是一个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地方。林则徐虎门销烟，威震四方，使东莞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开篇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莞作为广东省农业区划试点县，所取得的经验得到全国第二次农业区划会议的肯定，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称之为“广东经验”。改革开放之初，东莞既没有“特区”的桂冠，也没有成为“沿海开放城市”。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东莞制造”“东莞奇迹”“东莞神话”，形成了“东莞模式”，令世界瞩目，令中国骄傲！“工业园区”“专业镇”“前店后厂”“三来一补”“两头在外”“自下而上”等等这些看似口头俗语的词汇，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研究东莞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科学论文之中。

东莞传统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弊端凸显。以外向化、轻型化、低端化和分散化为主要产业特征的“东莞模式”已经到了拐点。“腾笼换鸟”“负重爬坡”，东莞人又步入新征程。努力完善创新体系，提高科技创新力，增强制度、管理、人文关怀的软实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夯实发展模式转型的基础，扶持企业创新发展，锻造核心竞争力，东莞力争再创“新奇迹”。

我初次接触东莞是1962年秋季，任务是写本科毕业论文。论文的选题是“东莞聚落的发展研究”，指导教师是梁溥教授，梁夫人是东莞麻涌人。我主要依靠自行车、公交车和客运船等交通工具，拿着一张日本绘制的五万分之一的“保密”地图，跑遍了东莞32个公社（镇）。我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麻涌镇，这里是梁夫人的故乡，梁教授亲自到现场讲解，让我深刻体会了东莞蕉基鱼塘的生态农

业生产模式。在那以后，我留校任教。我和同事及我们的学生，一直在这块沃土上研究或工作，为“东莞奇迹”献计献策出力。1986年，我申请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是“穗港深点轴发展及其地理扩散”，东莞就处于这个点轴的重要部位——“腰”部。1991年，我参加东莞市中心区规划评议会。经过两天的介绍、考察和讨论，最后由我代表专家组总结发言。我说，整个大东莞，面积两千多平方千米，人口近千万，就是一个大都市区！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规划建设一个市中心，是十分必要的。这个市中心，既要体现时代气息，又要显露地方特色！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社会进步，也产生了许多城市问题。这些进步和问题，就给学者们带来了许多研究课题和研究机遇。东莞作为一座很有个性的城市，曾吸引许多学者的眼球，从不同的视角关注、考察和研究。其中地理学者，特别是城市地理学者对东莞的发展演变尤感兴趣，做过不少工作。可以说，中国当代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一直都有东莞研究的身影。东莞的发展给中国的城市发展与规划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厚的研究土壤，是我国城市地理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区域之一。

不过，过去研究东莞的成果虽然多，但主要是揭示其变化过程及特征。研究概括出的“东莞模式”又往往从现象入手，缺乏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哲学基础和理论高度，因而缺乏普识性。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运用西方的理论来判断中国实际，而西方理论出自西方国情，出自于西方哲学基础。中国幅员辽阔，城市众多，各有不同的特点，每个城市的结构、功能、历史、文化也不同，有一些问题不一定属于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学科前沿”，但这是城市研究的基础，是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的源泉。

刘云刚教授以东莞为例，回归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源头，通过把各种城市要素标注于地图上，以地图为基础来认识社会空间特征的方式，来总结和归纳中

国城市的社会结构特征，这是一项基础工作，也是一项非常值得期待的创新性的研究。本地图集归纳了东莞的自然基础、行政结构、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和城镇用地等方面的基本特征，进而从人口、设施、机构三个侧面及整体探讨了东莞城市空间结构的特点，还通过社会要素的聚类，对东莞进行了社会空间分区的尝试。在这些工作中运用了传统的地图方法、GIS、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一些大数据。本地图集呈现的结果虽然比较简单，但具有强烈的地理学特色。不仅对于认识东莞的城市特征有帮助，也提供了地理学家如何介入和开展原创性城市社会研究的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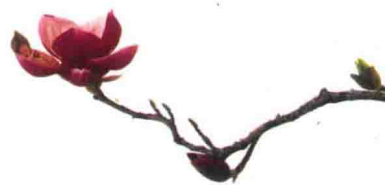
刘云刚教授这些年一直在从事城市地理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和研究，我相信《东莞社会地图集》是他多年教学、研究的感悟和积累的结果。我国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确需要尝试跳出已有的“社区”“社会区”分析框架，做一些社会要素空间特征的归纳。过去我们囿于数据的限制和精力的局限，在这方面尝试的不多。现在反映城市社会特征的数据比以前多了很多，特别是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可能为城市社会空间分析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本地图集虽然只

是讨论东莞的社会发展，但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东莞模式”社会后果的呈现。这本地图集建立的分析模式可供其他城市地理研究者参考，其分析成果可为东莞以及其他城市的规划和社会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我认为《东莞社会地图集》在研究方法、体例和所蕴含的研究思想方面具有创新性，对我国的城市地理学研究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我希望这本著作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学者关注并参与这方面的研究，更多采用归纳的方法去总结和探讨我国各地不同城市的自然、社会、文化等地理特征，为发展中国特色的城市地理学，也为全球城市地理研究的发展一起作出贡献。

许学强

2017年7月15日



前言

一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城市发展逐渐从关注经济建设转向关注社会建设，在此背景下，对城市社会的空间认知亦变得日益重要。近年来，关于社会空间的讨论日益升温，但其中大部分是着眼于抽象的概念层面，或者是对西方社会空间镜像的演绎。学者们主要是以Shevky和Bell(1955)提出的社会区分析范式为基础，探讨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分异特征，如虞蔚(1986)、李志刚等(2006)对上海的研究，许学强等(1989)、郑静(1995)、周春山(2006)等对广州的研究，顾朝林(2003)、冯健和周一星(2003)等对北京的研究，薛德升(2006)对韶关的研究，徐昀等(2009)对南京的研究，张利等(2012)对乌鲁木齐的研究等。但回头来看，这些社会空间研究大多只是基于既有的西方“社会区”概念的理论验证工作。虽然通过数据分析和聚类分析，上述研究迅速刻画出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空间结构特征，但这些特征是否是对中国城市社会的贴切如实呈现？其分析结论对中国城市社会治理和规划的实践具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在这些方面，既往研究无疑仍留下诸多想象空间。

究其根本，在此之前基于社会区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主要关注了社会空间的综合分异和关键因子间关系的解析，而对社会要素本身的空间特征探究相对不足。其高度概括的空间结构呈现，与城市社会的实际运行之间缺乏过程、机制上的理解。社会区分析的理论构想来源于对美国城市社会的经验总结，其依据的社会层次结构假设、社会分异影响因素等是否可以默认为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现实，这一点并不确定。因此，于现实而言，当前需要的是回头思考和辨识中国社会空间本身的特征、类型、演化过程、影响因素等，需要从方法论本源上、以归纳法为主进行再思考。

回归本源，经典的城市空间研究如同心圆模型首先是来源于归纳，即把各种城市问题及相关的社会要素标注于地图上，以地图为基础来认识社会空间的特征。后来Shevky等人提出三大关键因子和形成社会区分析框架其实也是遵循这一基本思路。因此，从原理上讲，首先采用归纳的方法来认识社会空间特征，应是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第一步，而社会地图(Social Atlas)是其中最基础的工作，即基于历史或现状的社会数据，通过某种空间可视化方法对社会要素的空间特征、社会属性与物质环境的空间关系、空间结构等进行解析(李海晨,1984)。英国从19世纪中期之后就已经开始社会地图的制作(Booth, 1903; Shepherd, 1974)，澳大利亚于1970年(Davis et al,1971)、日本于1980年(仓泽进, 1986, 2004)也纷纷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工作，主要针对人口、性别、家庭、教育、就业、健康等社会要素进行研究分析。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更关注社会地图对于某一社会问题的解析功能，如政治选举(Poulsen, 1981)、女性问题(Gibson, 1986; Timothy, 1995)、种族隔离(Andrews, 1996; Shinagawa, 1998; Brewer, 2001)、社会贫困(Benson, 2002)、健康福利(Tennant, 2003; Glover, 1999, 2006)、收缩城市(Oswalt, 2006)等。20世纪90年代后，运用社会地图进行社会分区的研究也出现了萌芽，如Morrill(1990)和仓泽进等(2004)基于社会要素叠加分别对美国与日本城市进行了社会空间分区和结构检验。总之，随着数据技术的进步，社会地图研究的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从单一社会要素转向多要素研究，从要素的简单呈现转向针对某一问题的深入分析。例如，欧洲学者Dorling等(2011)、Ballas等(2014)及Halman等(2012)开始转而关注道德、情感、价值观念等话题。众多地图成果是

认识复杂的城市社会空间的重要基础资料,然而现阶段该方面的工作在中国尚较为欠缺。因此,本地图集尝试以社会地图为基础,重新认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分区的探索。出于数据获取方面的考虑,本地图集首先选择了东莞作为第一个研究对象,拟后续陆续向其他城市扩展。也欢迎广大学者同仁一同进行其他城市的社会地图编制。

二

地图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语言,用地图反映社会属性与物质环境的空间关系是表达和解释“社会-空间”现象的重要手段。在地理学研究中,从19世纪开始已有英国学者用地图方法系统地描述社会空间特征,如Booth(1886)。Booth(1903)在研究伦敦贫困问题时,将各社会阶层的住宅用不同深浅的颜色表示在地图上,同时标出商店、工厂等设施,从中发现了设施和阶层之间的分布关系,这是社会地图应用于社会空间分析的最初范例。其后Shepherd、Phelps等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开展了针对伦敦、兰开夏等地的社会空间研究(Shepherd et al,1974; Central Lancashir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1976)。在澳大利亚,Davis等(1974)率先开展了基于悉尼市人口统计的社会地图编制,其后由Horvath等(1989)等进行了更新。社会地图的应用在澳大利亚颇受重视,基于2001和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澳大利亚政府先后主导完成了珀斯(Nagle,2002)、墨尔本(Lazzaro,2003)、达尔文和帕默斯顿(Elliott,2003)、阿德莱德(McGrath,2008)和悉尼(Smith,2008)等主要城市的社会地图,从而形成一个地图系列。

将社会地图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代表是伯吉斯。他以芝加哥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研究基础地图(Social Research Base Map)同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将芝加哥市民的职业、收入、宗教和种族等属性一一标注于居住地街区地图上,同时将商场、工厂等就业、生活相关设施也标注于图上,基于地图分析发现了社会阶层与设施的分布规律,并将其解释为所在街区环境与个人属性的综合作用(Burgess,1925)。伯吉斯后来总结说,“把各种

城市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要素标注于地图上,以地图为基础来认识社会空间结构及其规律性,这是同心圆模型之所以形成的基础”(Burgess,1929)。这一研究思路受到后来学者的推崇,其后有许多研究成果涌现,如刻画城市空间结构的扇形模型(Hoyt,1939)、多核心模型(Harris et al,1945),以及探讨社会空间成因的演替学说、文化生态论等(Park et al,1984)。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基于因子生态学的社会区分析方法兴起,利用统计数据 and 计算机对社会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逐渐替代了传统的社会地图方法(Berry et al,1969)。然而,基于因子生态学的社会区分析虽然能迅速刻画出社会空间分异现状,但它偏离了原本芝加哥学派所关心的焦点,即社会要素的空间分布本身,而把注意力引向了社会空间的综合分异(仓泽进,1986)。此外,局限于空间模式的检验也抑制了进一步发现社会空间多样性的可能(Friesbie,1980)。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社会区分析的缺陷,新一轮社会地图方法的运用在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学者中再次悄然兴起,并于20世纪80年代后向发展中国家扩展。近年来由于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这种趋势得到了继续强化。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地图发挥作用正当其时。特别是借助信息时代新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手段,社会地图有望成为地理学面向复杂社会空间分析的有力工具。

三

社会地图对于社会要素的呈现,近年随着可获数据类型的增多及数据处理技术的进步而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例如Dorling(1995)加入人口与土地利用指标编制英国社会地图;仓泽进等(2004)除编制人口、家庭、住房及商铺、工厂企业、医疗设施等地图以外,还编制了城市昼夜人口变化、犯罪发生、交通事故、生活设施临近度等指标的分布地图等;Champion等(1996)发表的20世纪90年代英国社会与经济地图,则加入了私家车使用、轨道交通、通勤模式等设施使用,以及选举行为、多元文化、生活变化等多方面的内容;Spence(2000)基于17世纪60年代伦敦的史料创建了历史数据库,展现了17世纪伦敦的社会空间;Dorling等(2011)

则从政策、道德、感情和环境等方面展现了英国的社会衰败和一系列城市问题；Ballas等(2014)编制的欧洲社会地图及Halman等(2012)主编的欧洲价值观地图则呈现了欧盟内外国家自豪感、幸福感、政治关注度、宗教价值观和自我认同等方面的空间差异；World Bank Group(2007,2009,2011,2013)发布的4版全球发展地图展现了世界各国人口、性别、教育、健康、经济、环境和富裕程度等多方面差异和演变趋势等。

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社会地图来进行某些社会问题的集中探讨。例如，政治学家Poulsen等(1981)认为，相比于国家、资本或阶级，社会空间是更有效的分析对象，更有助于理解城市政治对居民的影响。他们基于1971-1976年的数据编制了社会政治地图，从社会政治、历史发展、政治政策等方面分析了悉尼社会资本的空间特征及其与国家选举结果的关联。Gibson等(1986)和Timothy等(1995)编制的美国女性地图，从女性的教育、就业、家庭、健康、犯罪和政治参与等方面，说明了美国女性在权力上的劣势地位及其区域差异。另外还有女权问题研究者Seager等(1986)，Seager(1997,2003)也从全球角度展现了不同国家间女性机会不平等的现实。Henwood(1994)运用社会地图分析了美国社会面临的总体富裕与局部贫穷、全国健康医疗投入增加与局部地区疾病同步增长、大学教育发达与基础教育受忽视等现实问题。Andrews等(1996)以美国一系列关于人口、种族、文化、健康、生活等地图信息为基础，通过数据指标综合叠加形成美国社会幸福感地图，并分析了美国幸福感的空间差异。Shinagawa等(1998)和Brewer等(2001)通过社会地图分别证明了白种人、黑种人、印第安人、亚洲人、拉丁人、阿拉斯加土著等种族空间分异问题的严重性。Benson(2002)从收入、健康、生育、教育、文化和生活状况等方面分析了非洲马拉维共和国的贫困空间变化，并对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解析。Tennant等(2003)和Glover等(1999,2006)发布了3版澳大利亚南部年轻人社会健康地图，解释了儿童和青年人的健康福利状况变化，以及卫生服务设施的空间匹配。Oswalt等(2006)制作了收缩城市地图，展示了在世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同时，大量后工业化城市正经历人口萎缩，并结合36个城市案例，从战争疾病、社会损耗、人口郊区化、经济转变和政局改变等方面分析了收缩城市的空间特征。Tsvetkov(2013)的世界偏见地图则突出了在快速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偏见的稳定性等。

总体而言，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地图的应用日趋广泛，从最初的要素呈现到针对某一问题的主题讨论、问题解析，其内容和形式日益多样化。在研究视角上，从关注单一社会要素本身向关注包括社会要素、基础环境和人文制度在内的复合视角转变；从关注静态的社会空间结构，向关注社会要素及社会空间动态转变。近些年一些社会地图，还被推出了实时更新的网络版^[1]。另外，近年在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出现了相关成果，如印度社会经济地图(Muthiah,1987)，越南社会地图(Vu et al,1994)，老挝社会地图(Sisouphanthong et al,2000)，泰国社会地图(Kermel-Torrès,2004)，湄公河下游流域社会地图(Jacob et al,2003)及阿拉伯地区社会地图(Boustani et al,1991)等。当然，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数据、技术等限制，已有的社会地图仍然相对粗糙。在中国，香港政府统计处(1987)制作了香港1986年社会资料地图集，黄仁涛(1993)编制了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地图，刘岳等(2000)编制了人口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地图集等。此外，由西方学者Benewick编著的3版中国地图集，涵盖了丰富的社会内容(Benewick et al,1999,2005,2009)。因此，社会地图在中国的应用初露端倪。

四

那么，为何过去社会地图在中国仅是初露端倪，而未得到广泛的应用？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应归结于社会数据的限制。中国统计数据中的社会数据相对较少，并且统计口径比较宏观，目前只有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可利用性相对较好。打破这种桎梏的途径就是拓展数据源，有以下四种策略：第一，拓展网络数据源。例如，新浪微博、大众点评网、百度大数据平台等开放数据源的数据有部分是可用的，尤其是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应用(LBS)提供一些

[1] 欧洲人价值观地图<http://www.atlasofeuropeanvalues.eu/>，全球发展地图<http://data.worldbank.org/atlas-global>，澳大利亚社会健康地图<http://www.adelaide.edu.au/phidu/maps-data/maps/>，美国社会地图<http://www.socialexplorer.com>，等等。

个人属性的地理信息,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可能性;第二,积极与政府部门寻求合作。例如,社会工作委员会、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等,他们手中有不少可用的社会统计数据,且数据质量较高,通过合作的方式可获得其中部分数据的使用权;第三,购买商业数据。总之,通过大数据挖掘、数据拓展等方式,发掘社会数据的潜力,这是目前的主要思路,也是社会地图编制及相关研究开展的突破口。2013年,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政府率先实施数据开放策略,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也相继推行数据开放,使得数据的可获得性迅速提高。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持下,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开放知识基金会(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开放获取(Open Access)、开放街道地图(OpenStreetMap)等新的数据组织相继出现,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数据供给情况也必然会逐步改善。目前,一批互联网公司已开始开放自己的数据或API,此外,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也使社会数据获取出现了新的可能性,为从空间角度研究城市社会动态发展规律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路径。

在先进的数据采集与GIS技术支持下,不依赖于随机采样即可实现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大量数据处理,即“样本等于总量”。海量数据保证了空间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可直面个体精细而整体完整的空间状态,形成一种复杂个体的群体逻辑,并提供了一个展现现实世界全貌的机会(Mayer-Schnberger et al,2013)。因此,数据不再是抽象的,其空间属性越来越强,使得社会空间研究可不再依赖于基于采样分析的空间模拟数据,而转向精确数据的空间研究。另外,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理空间数据不再固化,而成为可动态检测的。例如,个人消费记录、公交卡、GPS导航仪、手机和各种传感器,能够实现各种数据的实时更新,有效弥补了官方统计数据滞后的不足和缺失,使得微观动态研究成为可能。

因此,当今可通过利用开放组织提供的多元空间数据、各类传感器的数据记录、移动手机信令数据、挖掘互联网公司的API资源等,弥补过去的单一数据源依赖问题。同时,充分结合大数据内容丰富、动态实时、有偏性的特点和普查统计数据基础数据全面、系统性强的优势,通过互补配合使用,可将大量的数字转换为有用的空间数据。另外,充分挖掘ArcGIS、SuperMap等空

间数据处理软件的数据可视化技术,最大限度地提升数据信息的表达能力,实现社会空间关系、结构、趋势等的直观表现。在此条件下,社会地图受数据的限制将逐渐变小。

五

从中国的发展现实看,单位制模式下的社会空间结构已逐渐瓦解,市场力量加剧了社会要素的自由流动。在此现实背景下,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认知成为日益迫切的基础性问题。对此,虽然国内地理学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以邻里、社区、社会区等概念为基础,以社会区分析为范式而进行社会空间结构的解释,亦即属于对西方既有理论的演绎。然而,中西方城市空间结构存在差异,西方的邻里、社区在中国未必能一一对应,因此应首先跳出西方理论的演绎框架,采用归纳法的思路对城市社会所表现出的空间特征重新认识。社会地图能够有效地描述各类社会要素的空间关系,可解释此前从未被表达的数据内涵,是从空间视角下重新理解社会规律和解析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具有学术和应用双重价值的基础性资料。因此,可尝试将社会地图的方法应用于中国的社会空间研究中。

当前,我们有大量的全国性人口普查数据和市、镇以及社区(村)中的统计年报数据,然而,详细的普查统计数据一方面并不对公众开放,另一方面即使获得了所有详细的数据,面对一大堆表格数字,亦难以对数值差异作出直观的判断。因此,当前以每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作为了解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主要途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理解复杂的信息和关系最有效、最直观、最生动的途径是采用读地图的方法,地图可将枯燥的数字转化为可感知的信息。社会地图可综合反映人口、设施、土地、生态、文化、政治、产业等内容,成为认识社会空间和指导城乡建设的重要基础性素材。本地图集希望通过呈现一系列的社会要素的空间特征,形成全面认识城市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素材,同时也作为地理学深入研究的基础工作。

本地图集关注东莞的社会发展,但更多将其作为一种背景,探讨在此条件

下的社会空间及其背后的资源分配，用地图的方式呈现近40年来改革开放背景下“东莞模式”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本地图集是社会地图研究的一次尝试，我们首先侧重对问题的呈现而非原因的阐释，并以“中立者”的视角贯穿全书进行忠实的记录。我们希望本地图集能够对当前中国城市化的社会后果提出警示并进行反思，为正在进行的社会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六

本地图集第一部分是社会基础概况，通过多幅地图和图表数据简要介绍东莞市的地理区位、行政区划、自然环境、城镇用地和社会经济等方面，旨在分析东莞市的发展基础和空间特点。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是社会空间特征，是地图集的主体部分。将社会空间的实体地域表达分为三个层面，即人口、设施和机构，分别解释了东莞市社会人口、城镇设施和组织机构方面的空间特征。其中社会人口地图具体呈现了人口特征、家庭状况、住房特征、社会阶层、生活状况等多方面属性的空间布局；城镇设施地图展现了交通设施、商业设施、教育和文化设施、体育和休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宗教设施的分布情况；组织机构地图部分则展现了社会管理和服务机构、社会组织、公司企业等组织机构的分布状况。第五部分是社会空间分析，即通过抽取合适的社会要素进行聚类分析，得出东莞市社会空间的综合分区。本地图集共包含了100多幅全彩地图，全面系统地呈现东莞市社会要素的空间分布。

本地图集是作者及其团队近几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地方服务项目等多项课题资助下研究成果的体现。其中，社会人口的主体数据来源于2011年东莞市统计年鉴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2010年东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统计报告，其中人口普查数据以镇街为单元，共包括603个普查区；公共设施、公司企业、社会组织、管理机构等数据主要通过Google Earth、OpenStreetMap、百度地图等数据源获取；社会调查也是重要的数据来源，从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公司企业等多方的问卷和访谈调查中整理出大量的可利用数据资源作为补充；另外，本地图集也从大众点评、新浪微博等开放

API中挖掘多种无法在统计年报中体现的数据以丰富地图集内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各项数据年份并不一致，从2010—2014年不等。但为了最大限度地为大家展现东莞市近年的社会空间特征，本地图集整合了近五年的数据并一一展现，没有强调时间的一致性。

七

本地图集地图类型丰富，包括等值区域图、点值图、密度图、比例符号图、图表统计图和网格图等，同时利用多项数据进行叠加综合形成分析地图。根据各类型地图的优势充分展现社会数据的空间特征。例如，发挥等值区域地图制作简便且容易理解的优势呈现基本要素的空间特征；运用点值图表达群体的集散关系和隔离群体的识别；采用密度地图表达动态要素的集聚关系或扩散趋势；利用比例符号图展现区域间要素属性的数量级差异关系；使用图表统计地图呈现多要素信息的总和统计；应用网格地图展示并归纳总体结构和空间模式等。同时，为保证地图中显示出的各级数据内部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各级数据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本地图集主要采用ArcGIS中的Jenk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Natural Breaks)对数值进行分级显示。即对分类间隔加以识别，在数据值差异相对较大的位置处设置其边界，并对相似值进行最恰当地分组，使各类数据之间的差异最大化。这样使得各级数据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和解释性。

正如秦萧等(2013)所说，当今中国社会空间研究仍具有明显的“新”数据和“旧”方法研究的特征。本地图集对于社会地图的探索，在方法上可能仍有诸多尚待推敲之处。不过作者希望强调的是以下三点：一是社会地图不应仅是单纯的社会要素的呈现和描述，更应作为社会空间相互关系或结构模式的分析工具。例如，面对当前社会资源布局和人群分布的不匹配问题，通过社会设施地图与人口属性地图进行对比分析可迅速发现城市社会资源供需矛盾，有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运用地图进行社会空间的研究方法属于归纳推理的思维方法。社会地图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数据，一方面可重新认识某一区域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例如，通过不同尺度的社会地图研究可检验中国社会本质上

是否与美国的“家庭—邻里—社区—社会区”层次划分存在差异，并归纳得出中国的社会层次结构；另一方面，有助于从大量的空间要素中发现特定的社会现象或产生新的研究问题，社会地图的研究方法可应用于中国社会空间关系、社会分区、社会空间结构、特定群体识别和预测等研究之中。三是社会地图研究应是一项持续性工作。理解空间变化的动态过程和不同城市间的差异是预测社会发展趋势的关键，如英国一系列传统的社会地图研究、澳大利亚统计局推行的城市系列社会地图集、世界银行多版不断更新的世界发展地图等持续性研究均提供了良好的示范。然而，在数据更新和区间横向比较的过程中，以行政区为数据单元的表达方法往往面临区划变动或数据单元差异大等问题，进而影响空间差异的比对研究。因此，需要探索便于数据更新和横向比较的标准化表达方法，以支持对社会空间模式或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

八

本项研究目前已有两篇论文分别在《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7期，800—808页）和《地理学报》（2016年第8期，1283—1303页）发表，本地图集是上述论文内容的进一步延展。

相比于以传统社会区分析为范式的社会空间研究，社会地图作为一种社会要素空间特征的归纳方法，首先通过各类社会要素的空间呈现实现“社会—空间”关系具象化，从要素的空间关系中发现特定的社会现象或问题，而不再是直接跳跃至高度概括的空间结构和因子解释。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有助于突破西方理论制约，为更深入地认识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要素特征及其空间关系，总结和归纳适用于不同社会情境下的社会分区方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对于正处转型时期、要素复杂的中国社会而言，丰富的地图数据事实上拓展了社会空间的实体认知，可使综合分区的指标体系设置更为合理，数据筛选更为科学，归纳的社会空间类型更为多样、真实。

本研究尚属初步探索，在指标选取和技术方法的设计上考虑仍不够全面，如社会要素的叠置分析尚不充分，部分社会要素由于数据缺失并未纳入研究，

数据转换未考虑设施的服务范围或可达性的影响，等等。限于数据原因，本地图集也未涉及东莞社会空间的动态变化，以及与其他城市的比较，与社会区分析结果的比较等。另外，在当前大数据应用的背景下，刘瑜等(2015)关于社会群体对地理空间的情感认知研究，柴彦威等(2012)基于个体时空间行为动态的空间研究等，也都与本研究可以对照讨论。这些方面都是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课题。

本地图集为面向多类型读者群体，进行了一些非专业的设计与编制，希望不仅为专业人士提供研究参考，也为一般读者服务。本地图集介绍了东莞人口、设施和机构等多方面的空间现状，并配以适当的文字说明，力求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运用数据可视化方法呈现综合的社会空间信息，有助于土地利用规划、公共设施规划、区域规划、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前期研究与认识，可供政府研究人员、政策分析师、行政管理者在编制城乡规划或制定公共管理政策过程中参考；同时，本地图集呈现区域劳动力、消费市场的空间范围，对于企业的区位选址、市场营销、商业管理、经济分析、策略规划和预测等方面亦均有所帮助。我们希望，本地图集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延伸，面向大众读者普及对现实社会空间的认知，也可作为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素材参考。无论何种职业背景，我们都希望本地图集能发挥其应有贡献，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东莞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现状。

然而，也必须认识到，本地图集并非一项完结的工作，而是一切问题和研究的开始。希望各位读者能从各自关注领域出发，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有所启发，不断发现新问题，供各界人士进一步探讨。我们深知本地图集内容非常浅陋，仅作抛砖引玉，期待批评指正。我们会以此为起点和动力，努力做好后续的工作。



2017年7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目录

东莞社会基础概况 3

- 地理区位 4
- 行政区划 5
- 自然环境 6
- 城镇用地 8
- 社会经济 10

东莞社会人口概况 13

人口特征 14-27

- 常住人口分布 14
- 常住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16
- 常住人口性别比 18
- 常住人口年龄结构 20
- 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分布 24
- 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结构 26

家庭状况 28-35

- 户口类型与户均规模 28
- 婚姻状况 32

住房特征 36-50

- 人均住房面积 36
- 住房建成时期 38
- 住房建筑层数 40
- 住房来源结构 43
- 住房租金水平 48

社会阶层 51-61

- 文化教育水平 51
- 就业与失业状况 53
- 人口职业类型状况 60

生活状况 62-66

- 生活幸福感 62
- 老年人生活状况 64

东莞城镇设施 67

交通设施 68-72

- 公路 68
- 铁路、民航和水路 70
- 城市交通及其他交通设施 71

商业设施	73—88
餐饮设施	73
娱乐场所	76
商业店铺	78
商务办公场所	84
金融交易场所	87
教育和文化设施	89—93
教育、科研和培训机构	89
公共文化场所	92
体育和休闲设施	94—97
体育场所	94
休闲场所	95
医疗卫生设施	98—101
医院	98
敬老院	100
公厕	101
宗教设施	102
宗教场所	102

东莞组织机构 103

社会管理和服务机构 104—106

各级政府及其派出机构 104

公安部门 and 消防机构 106

社会组织 108

行业协会 108

公司企业 109—112

公司 109

上市公司 110

工厂 111

东莞社会空间分析 113

社会指标体系构建 114

社会分区特征分析 120

社会空间结构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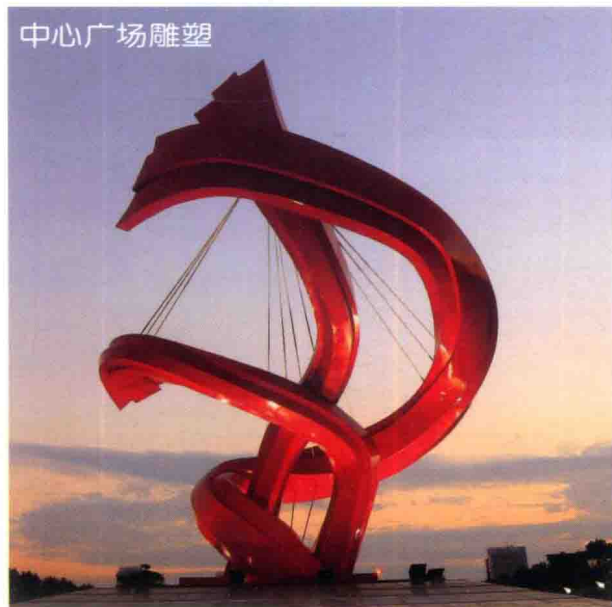
结论 126

参考文献 129

中心广场



中心广场雕塑



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



东莞玉兰大剧院







东莞社会基础概况

东莞市位于中国华南地区，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circ}31' \sim 114^{\circ}15'$ ，北纬 $22^{\circ}39' \sim 23^{\circ}09'$ ，毗邻港澳，东接惠州市惠阳区，南连深圳市宝安区，西与广州市番禺区隔海相望，北与广州市区和增城市、惠州市博罗县隔江为邻。东莞作为京九铁路沿线与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圈重要连接点，拥有人流、物流快捷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是穗深港之间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与经济走廊，同时是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的后勤供应和储备基地，是京九铁路沿线和珠江三角洲实现互补的重要物资集散地。



东莞市在中国广东省的位置

东莞市地理区位

